

鲁迅故家的败落

作者：周建人口述，周晔整理

题材：回忆录

文章来源：《我的童年》

我的出世十分平淡，既不和菩萨同生日，也没有和尚来投胎转世，一点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情。要说，倒有件伤心事。那就是在我出世前几个月，我的只有周岁的姐姐瑞姑因为出天花死了。据说我的姐姐长得十分可爱，我的父母都很喜欢她，所以格外伤心。墓碑是我父亲亲笔写得，写着“亡女瑞姑之墓”。我祖母说他一边写字，一边还不断地流着眼泪。这也难怪，有了两个儿子以后，希望有个女人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呀！

我出世以后，气氛是很平静的。我的父亲看上去很严正，却不打骂孩子，我的母亲拿起呼籬（音笑，是很细的竹枝）吓吓我的哥哥，可是却连吓都不吓我。这在我们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情。那时候有句俗语，叫做“棒枝底下出孝子”，哪一个孩子不在父母的打骂下长大？我们台门里打孩子最凶的，就数那个考不上秀才的子京公公了，他每次县考以后，都带着希望和兴奋，想象着中了秀才，上省里乡试，一经联捷上去，门口是匾额，门外是旂竿。可是，总是在榜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，不知他是把怒气迁在孩子身上，还是已经精神失常，他打起孩子来，就好像非要打死不可，而孩子却往往没有什么错。听说有一日问玉田公公：“蟋蟀是什么？”玉田公公和他开玩笑，没料到他信以为真。后来他问儿子八斤和阿桂，他们回答：蟋蟀就是蚰蚰。这本来回答得对的，他却拿起戒尺，用力打他们的头角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是虱子啦！”

我们的父母不打骂我们，这实在是十分难得。可是，我们的父母也并不娇纵我们。

我们台门里还有一种完全不管自己孩子的人，那便是子林公公。他的儿子凤桐出生后不久，子林奶奶便去世了，他就把凤桐往丈母娘家一送，自己到河南找做官的亲戚了。好像没有这个儿子似的，什么也不管了。

我们庆幸自己没有碰上这样不负责任的父亲。

当我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，我的祖母和母亲，或长妈妈都和我说些童谣儿歌，有一首听得滚瓜烂熟：

一颗星，鄂伦敦；
 二颗星，加油明。
 油瓶漏，好炒豆。
 炒的三颗乌焦豆。
 拨给隔壁妈妈搽癞头。
 癞头臭，加乌豆，
 乌豆香，加辣薑，
 辣薑辣，加水獭。
 水獭尾巴一点白，加大伯。
 大伯耳朵聋，加裁缝。
 裁缝手脚慢，加只雁。
 雁会飞，加虎蚁，
 虎蚁令爬墙，踏秀一只大绵羊。

这首童谣几乎每个绍兴人都会说。据说有人要做师爷，冒充绍兴人。要区别他是不是真绍兴人，只要问他：“你知道‘一颗星’吗？”可惜这首童谣，因为儿童发音不准，早已以讹传讹，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就在我出世后的一两年里，我的大姑母德官和小姑母康官先后出嫁了。我大姑母的终身大事是被我祖父耽误了。听说会稽县知县俞凤同续弦来求亲，他没有许，挑肥拣瘦，高不成，

低不就，光阴蹉跎了。时间越久，越找不到合适的乘龙快婿，不得已降格以求，嫁给了吴融（绍兴东，安桥头和皇甫庄之间）马凤娇，还是个填房，她那时快三十岁了，丈夫比她大十四岁，是经商的，开有店号，前妻还留下十多岁的儿子，我们只知道他叫小毛。

大约一年以后，我小姑母嫁给东关（在绍兴东七十里）金家，姑父叫雨辰，是个秀才，是个独子。

不久，我的大小母先后都生了女儿，而且都取名为珠姑。这是取掌上明珠的意思，可见父母都很钟爱。孩子生下三日，娘家送红蛋喜果去；满月以后，选择一个黄道吉日，为孩子剃头，又得送礼去；等到周岁，娘家再送礼去。我的祖母来来回回，没完没了地就忙两个女儿的这些人情往来。

当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，长妈妈就带我东走西走，常常带我到灶头间。在小堂前北头西首，有一条长灵堂，直达灶头间和百草园。而长妈妈每当夏天的夜里，喜欢在这条长灵堂里洗身擦澡，一边洗，一边大声地喊：“人不要过来啻！”其实，除了开放时间，烧饭妈妈来回搬饭菜外，并没有多少人来往的。

灶头间有三间房间大，堆满了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东头靠背墙是一座三眼灶，两头堆放着烧火用的稻草，又松又软，猫爱在上面睡懒觉。灶的南面放了一个大水缸，我们叫它七石缸，一半埋在地下，一半露在地面，是储井水用的；西边又是一只七十缸，是腌菜用的，缸前面放了一顶方板桌和几条长板凳。东南角是茶炉，用风箱拉着烧茗糠。南面是窗子，窗上是竹片做的栅栏，冬夏都不糊纸。饭烧好后，只要一掀镬盖，白茫茫的蒸汽像云块似的透过栅栏窗往外涌，我们知道开饭了。这个栅栏窗下正中间放着长板桌，桌上有刀砧。烧饭妈妈在方板桌上剥豌豆、理苋菜，在长板桌的砧上切肉切菜。灶头间的门在西南角，西边有两个鸡笼，养着鸡，吃厨房里多下来的剩饭残肴，养得又肥又大。

当秋冬之交，青菜大量收获的季节，庆叔便来到厨房里，洗好脚，在七石缸里排好菜，又撒上盐，再用脚踏实，这样直到齐缸沿为止，压上大石块，这就要吃上一年了。

长妈妈在灶头间又说又笑，十分热闹。我看看鸡逗逗猫，觉得十分有趣。所以，大家有空就往灶头间跑。

到我的步子迈得坚实时，我就趁长妈妈和烧饭妈妈谈得起劲的时候，穿过一个狭长的过道，往后园溜。

园门里是庆叔的世界，那里有平排的两间房间，东边一间是他睡觉的地方，西边一间是他的工作坊。他常常坐在工作间里，忙碌地补箬、编盒。他那双大手，竟能巧妙地做出精巧的竹器来，这往往使我看呆了。

当长妈妈在灶头间大声喊我，或慌慌张张赶来找我的时候，庆叔总是笑嘻嘻地说：“三阿官在这里呢！”

庆叔是忙人，他的活确实是很多的，整天忙个不停，租谷收来，堆在仓间，他就要晒谷了。在晒谷以前，他有好几天要作准备，做补箬的工作，把竹箬破缺霉朽的地方拆掉，把新的小毛竹劈开，做成箬片，再镶在箬上，把新箬补上去。补好箬，整理好后园的晒场，把箬摊在晒场上，从仓间挑出谷来，一张箬上挑上一箩谷，拿起一把长柄的木铲，将谷

从中间撒向四面，刚刚摊到箬边。他便又回到自己的工作间做别的活了。到了中午，他拉箬的四角，把谷又集中到中间一堆，然后又用长柄木铲推开，使谷翻一个面，又晒一下午。他干什么活，都非常纯熟灵巧，好像毫不费劲似的，就是挑那一大箩筐的谷，似乎也是轻飘飘的，一点没有满头大汗的样子。

晒过谷，便要脱粒了。他的工作坊有拔、风箱、捣白、捣杵这些工具，把谷挑进青，牵拔、锻枕、扇风箱、舂米以后，白白的米粒就出来了。他把米挑回仓间。我们一年吃的就都在这里了。

这一件大事忙完以后，他就编进考场提的考篮，篮子上编入福禄寿喜等字样，编送礼用的提盒、花盆、灶头用的箩筐，编买菜用的篮子，做竹椅竹凳。我们家用的竹器都是由他包了。做得没有东西做的时候，给我们做竹的玩具，吹的萧、会扭动的蛇，还有一个镂空的竹球，球里面又有一个小球，小球里面装石子，大球下面一个把手，拿在手里摇起来哗啦哗啦地响，很好玩。

庆叔一来，我们就往后园里跑。我往往看他干活，看得出神了，直到长妈妈硬拉着我回去。

开春以后，农村里的大忙季节就要来到了。庆叔整理好菜园，回到他海边的家——道墟杜甫。我几次忘记了，习惯地往后园口走，之间他的两间房子紧闭，便怅然若失地呆立了一会，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里。有时候我问母亲：“庆叔什么时候再来呀？”当秋冬之交，我又问：“庆叔怎么还不来呀？”直到庆叔又出现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是多么高兴，后园又成为我的乐园，吸引着我往那里跑去。

我的两个哥哥在一起玩得很起劲，他们一起描画、写字、斗马，还到百草园去捉知了、捉蟋蟀、拔官司草、摘黄瓜。他们不耐烦和我玩，嫌我小，不懂事，没味道。我想挤进他们的队伍也挤不进去。他们有时玩到后来打架。他们一打架，只要我母亲看见，总是这么说：“咳，咳！兄弟家好打架的么？有什么话不好说？”也真灵，他们听我母亲一声喝，就不打了，又玩去了。